

向世界開放的台灣日本研究

本週的課程由本校外國語文學院徐興慶院長講授。講授的主題為「向世界開放的台灣日本研究」。其內容概分為以下八項：

一、現狀與課題

- (1) 日本研究在台灣的重要性
- (2) 知日人才的必要性
- (3) 向世界開放的台灣日本研究

二、對台灣國際日本學研究的建言和構想

三、日本學研究的新視角—台灣應以什麼作為特色

四、反問近代東亞的難題

- (1) 發揮「知識匯集據點」的功能
- (2) 對東亞而言，何謂近代？

五、如何思考東亞共同體

六、從思想史看東亞

七、台灣殖民地研究的發展和諸相

- (1) 殖民地教育制度之「考察對象化」的浪潮
- (2) 殖民地統治與語言文化的錯綜關係—譯者與翻譯的研究
- (3) 台灣法中的日本要素
- (4) 「台灣事件」(1874)的表象—明治日本之台灣像的形成

八、「日台亞洲未來論壇」之知性的交流

在現狀與課題當中，徐院長提到台灣和日本即使在 1972 年斷交後，仍然在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維持密不可分的實質交流。這一點可由 1960 年代開始台灣各大學所推動的日語教育中得到證實。在台灣，目前設有日文系或應用日語系的大學約有 40 所，另外設置日本研究中心的大學目前有 13 所。不過，縱使日語教育如此蓬勃發展，可是從「知日人才的培育」這點來看，和理想依然相去甚遠。有鑑於此，各大學的日本研究中心今後應朝什麼方向發展？台灣的日本研究學者要如何透過自身的研究貢獻於社會？這些問題正面臨考驗。

因此，從日本研究的角度來看，如何正確掌握目前台灣所面臨的各種課題，認識必須解決的問題點，加深對日本文化的深層及對其民族、國家的理解，必須深化各領域的日本研究。為此，我們不能自閉於個別的、個人的研究，必須更有

效的集結統合在台灣所累積的優秀研究成果及研究人才，加上在國內產、官、學界的合作之下，訂定明確的目標，培育下個世代的日本研究相關的優秀人才。透過這樣的研究和教育活動，台日雙方應當可以在更深更廣的領域中，加深相互的理解，朝更緊密的合作方向邁進。這些活動也是從事研究、教育的我們應該要努力的方向，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事。

徐院長更強調台灣日本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知日人才的必要性，並期盼台灣的日本研究與東亞地域內的各研究相互提攜合作，截長補短，發揮台灣特有的特色，展望世界，在包含日本的世界日本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

最後的結論部分，徐院長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集結、統合台灣的日本研究組織「台灣日本研究聯合協會」。透過與台灣和日本的產、官、學界的組織性合作，目標不僅是台灣各大學的研究人員和研究中心的橫向提攜，也希望和「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合作，在相互提攜之下，建立一套穩定的次世代日本研究者培育系統，實現國際日本研究的多元發展，在這些經驗及成果的累積之下，也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成立台灣政府直屬的「國立日本研究中心」。

徐院長不僅說明了在台灣日本相關領域研究的重要性，也點出了台灣日語教育目前所面臨到的困境。在台灣存在著許多「仇日者」以及「哈日者」，前者主要存在於所謂的外省族群，有很多人從小就被灌輸日本是敵人的思想，所以有很多從未去過日本的小學生也會說出我最討厭的國家是日本的話。後者則多存在於接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年輕族群，很多人認為只要是日本的東西什麼都是好的，甚至有媚日的傾向。但是，不論是仇日或者哈日甚至媚日都不是我們樂意所見的。站在第一線從事日語研究及日語教育的我們所要培育的是「知日」的人才。所謂的「知日者」不是只有會說流利的日語，知道一些日本的知識而已，而是如同徐院長所說：必須「深對日本文化的深層及對其民族、國家的理解」才能實現。為了培育下個世代的「知日」人才，我們必須更有效的集結統合在台灣所累積的優秀研究成果及研究，並深化各領域的日本研究。日本語言、文學、文化可以說是培育「知日」人才的重要基礎，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除此之外，政治、經濟、法學、巨視的史觀和微視的史觀等等也都是相當重要且不容忽視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分野的研究，不應各自為政，必須對話，碰撞出更新的視野，對於彼此分野的研究將是有益的。

為因應多元就業市場的選擇，國內許多日語相關系所及教學機構紛紛推出「商業日語」「工業日語」「觀光日語」「法學日語」「照護日語」等，使日語學習

者有能力應付多元的就業市場，這些改變都是我們樂見的。唯有改變才有可能碰撞出新的火花，也唯有改變才能跨越分野，創造出新的視野。而這些因應多元就業市場所做的改變，正是整合國內日本相關研究各領域的良好時機，日本研究不僅要和就業市場接軌，還需更進一步和亞洲各國接軌，進而和世界接軌。作為和世界接軌的一環，亞洲、特別是台灣和日本所屬的東亞無異是我們要跨出世界的第一步。